

在乌江河畔的群山褶皱里有一座竹木隐映的小村庄,名叫挂子炉,那便是我的故乡。

一般来说,年都是在皑皑白雪中孕育的,而挂子炉的年却别有韵味。挂子炉终年竹木氤氲,很难见到北方冬日里那种天地凛冽生寒“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场景,但是当村头的枫树熏红了脸静静瘦立风中的时候;当清晨的霜把村里错落的屋舍披挂了一身缟素,稻田里的水也结上一层亮晶晶冰壳的时候,挂子炉的年便悄悄地开始酝酿了。

这时候,谷子进仓了,家家的屋前都堆满了稻草。稻草堆上总会站着灰蒙蒙一群叽叽喳喳的鸟儿,那是寻找口粮的麻雀,间或会有几只翠羽的山鸡。大家并不惊扰它们,因为大家已习惯了这些鸟儿的叫声,那是农家的乐趣;这时候,村里的炊烟总是懒洋洋的,要在屋顶恋恋不舍地和拂楼的竹枝缠绵良久,然后才慢慢腾腾地骑在风的脊背上飘走。

在鸟儿们叽叽喳喳的叫声里和懒洋洋飘散的炊烟中,村头的枫叶飘飘摇摇飞进了木屋,年味就浓了起来。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着杀猪、炕绿豆粉、打糍粑,置备年货了。于是,整个村庄都弥漫着绿豆粉、糍粑的香味,都响彻了猪的嚎叫声。这时候,无论你沿着哪一条小径,都可以走进挂子炉的年。

大年三十到了。年就真正来了。家家户户开始贴对联,粘“福”字,贴财神,屋里屋外一派热闹祥和的气氛。除夕夜,孩子们被打扮得花枝招展,大人们也要把自己装扮一番,显得精神抖擞。天一黑,村庄便开了锅一样,爆竹响成一片,人还通宵不睡,热热闹闹过大年。吃年夜饭前,要烧纸给先人和神灵。祭完鬼神,还要把年夜饭先给狗和牛端去,狗和牛吃过后,才轮到人。据说糯米是狗从遥远的大海那边带回来的;农家的丰收年是牛辛勤拉回来的!所以,挂子炉人饮水思源。

挂子炉的年离不开爆竹。每家至少需要三挂长长的爆竹,一挂在吃年夜饭时放;一挂在年初一早晨开门时放,还有一挂在正月十五晚上放。那么长长的爆竹,噼里啪啦,说放就放完了,小孩子总要忍不住心痛。好在每年过年大人们都要专门为孩子准备一些玩的爆竹。

手里有了爆竹的孩子,总会欢喜得翻了天,总会把爆竹玩出一千个花样来。有的拿着爆竹,点一个往天上一



# 挂子炉的年

张昭强

丢,就听得一声脆响,像是谁用无形的鞭子朝晴朗的天空抽了一鞭,马上村前村后的什么地方跟着有一声回响;有的会在烂泥里插一个爆竹,一声炸响之后,烂泥就会开出一朵泥花来;孩子们还会去到水田边,比赛谁能在水里炸响爆竹。在水里炸响爆竹是很讲究技巧的,丢出去早了,爆竹的引线就会被水浸灭。丢出去晚了,爆竹会在空中炸响,要不早不晚才行。田里的水清澈见底,不时可以看到成群的小鱼儿游过,爆竹响了,水花纷纷扬扬溅一身,小鱼儿也被炸得惊慌失措,四处乱躲。若有阳光,透过水雾还能看到七彩的霓虹……正月里的挂子炉,白天夜晚都有孩子们的爆竹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报告着新年的喜庆。

过年的时候,也是村里乡情最为澎湃,人气最为氤氲的时候。大年初一,天未启明,门口就有爆竹响了!孩子们来开财门了!开完财门,接着,人们就开始挨家挨户拜年,送上一片最美好的祝愿。整个正月,大家只要是新年第一次见面,都会互说“过年好”。亲朋好友也会在一起度过相聚之趣。那些平时互存芥蒂的人,都会因为相互道过“过年好”而重归于好。男人们会在一起搓上几圈麻将,或玩上几把点子牌,或带着一架算盘去扣契,而挤不上牌桌的,便三三两两地约了,上谁家炒一桌小菜,一边喝酒,一边聊村前村后的新鲜事。挂子炉人喝酒,只喝烧酒,从不喝啤酒,他们说啤酒有股马尿味,是城里人摆样子用的,只有烧酒才叫酒。

当大家在牌桌上玩得正开心,或在酒桌上喝得正爽心的时候,往往会有顽皮的孩子蹑手蹑脚走过来,悄悄点燃一个爆竹,放在玩牌的大人背后或酒桌下面。炸响的爆竹,把大人吓一个大跳,大人便会笑骂一句“这小孩不乖”。因为是过年,大人们讲忌讳,也不会骂出比这更难听的话,孩子则立即扮一个鬼脸,跑得远远的。

这就是挂子炉的年,挂子炉的年里充满了和睦、喜庆与温馨。当爆竹声在孩子们的手中停下来时,燕子便开始在屋檐低徊,田边的柳树便也吐出新芽了。春天来了,挂子炉的年便也戛然而止了……我在挂子炉过了10多个年,每个年都乡情浓郁,令人难忘。现在离乡多年了,但那浓郁的年味却仍在我心里盘桓不去。

那山是峻拔的,也是伟岸的;在我眼里,它高耸入云,巍峨壮观,是大自然的守护神,屹立不倒。那山上的石头是坚硬的,也是历经风雨的;在我心里,它们在岁月的洗礼下,变得愈发坚韧,是时间的见证者,默默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每当回老家路过离家不远的那道山梁子,总会想起父亲在石头间穿梭的瘦弱的身影,那钢钎和铁锤,捶打石头的声音似乎还在山涧回荡,还有父亲一边劳作一边唱“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山歌调子还是悠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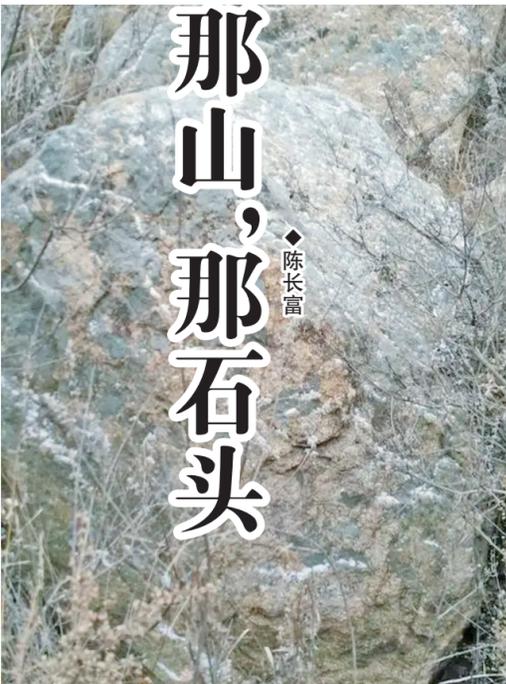
按照祖辈划分,离家不远的那道山梁子中间有一块布满石头的林地归属我们家。林地被修公路占去三分之一的下半部分,最下部分挨着河沟,其余部分也是嶙峋的石头散落其间,小时候的我,望着那些灰扑扑、冷硬的石头,只觉得它们是大地突兀的疙瘩,父亲发现这片石头就在公路边,交通便利,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他却从这片石疙瘩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或许是生活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已经无计可施了,他将这些石头视做家庭经济的主要倚靠。

八九十年代,生活很是不容易,只要能够挣钱,父亲什么都试着去做。父亲在做石头卖之前是做麻糖、鸡蛋、猪肚等生意。生意越来越不好做,随着我们姊妹增多,家庭更是困难重重,有时候是吃了上顿,下顿没有着落,再加上做生意有折本的可能性,做生意哪有折本不折本的,可是我们这个家就根本不敢折本,折本意味着全家人就要挨饿,看着有些家庭开始修砖房需要石头,父亲就决定开始打石头卖,这片石头不需要本钱,是祖辈留下的遗产,只要有有力气就行。

父亲与石头的交流,是从每个晨光熹微朝露初露开始。我们全家还在睡梦中,他就扛着钢筋、二锤,铁楔子这些简陋的工具,步伐坚定地走向那片林地,像是去赴一场老友的约会。晨光为他的身影镀上一层金边,也照亮了那些沉默的石头。他弯下腰,粗糙的大手轻轻抚过石头的纹理,似在探寻它们深藏的秘密,也在寻找打破这些坚硬石头的突破口。“老伙计,今天咱们得加把劲,看看能从你身上敲出多少方毛石,多少块石墩,多少方细沙……”那低低的嗓音,带着亲昵与期许,在静谧的山林间散开,石头仿佛听懂,以冷峻的沉默回应。

“哑当……哑当……叮叮咚咚……哗啦啦……”钢钎、铁锤和石头的撞击声伴随着小河的流淌声,一首动听的山水交响曲就在山涧奏响。为了把石头变成钱,父亲把那些石头进行分类,成型的用来做石墩雕刻,奇形怪状的用来当毛石卖,买家拿去垒坎,最后的就用打砂机打碎成砂子用着打板、做混凝土等。

父亲小时候学过石匠,学了石头雕刻手艺。他常常坐在那半山腰,对着一块块像样的石头反复雕琢,眼神专注



# 那山,那石头

陈长富

得仿若世间只剩他与石头。锤子的敲击声有韵律地响起,石屑纷飞中,石头分类成型,该碎的成了堆积如山的沙丘,成块状的堆砌得整齐齐,可以用来雕刻石墩、石柱的在另一方静静等待父亲的精雕细刻。

从简单的石头到雕琢着质朴花纹的门墩、石柱,父亲用汗水赋予石头价值。每完成一件作品,他都会蹲在旁边,凝视良久,嘴角挂着满足的笑,“看,你们生来不凡,定能给咱家撑起一片天。”那些石头,承载着父亲的匠心,被运往村里村外,换来微薄却珍贵的收入,支撑着家中的油盐酱醋、供应着我们家五姊妹的学费和书本费。

也许就是“石”来运转吧,自从父亲和那道山梁上的石头打起交道,我们家里的条件渐渐开始有了改善,除了满足家庭的日常开销,我们自己也修了砖房。时间越长,父亲与石头的故事时有发生。

有一回,父亲从石头堆里掏出一块造型奇特的石头,那石头形似卧牛,天然的纹理勾勒出牛的肌理。镇上一个商人知道了,特意跑来想出高价购买,商人软磨硬泡,父亲却只是摇头。在夜里,父亲又悄悄来到堆放石头的角落,打着手电筒,对着那块“卧牛石”喃喃:“你是咱山里的魂,可不能走,咱爷俩还得一起闯呢。”石头隐在夜色里,像个忠诚的卫士,守着父亲的梦。

在父亲的时间概念里没有寒暑假,没有天晴落雨。他在工地上,累了就以石头为床,石头为枕,仰头躺着休息,看蓝天白云在林间闪现。母亲主内,很少在父亲的工地上去帮忙。为了节约成本,父亲没有合伙人,也没有请人帮忙,都是他一个人在工地做,我们这些孩子,父亲是不允许进工地去的,他说,工地上都是石头,我们只要一不小心就会撞个头破血流的。有时候,父亲要是遇到一块大石头,可能要和石头较劲好几天。为了撬动一块石头,父亲有时候跪着、有时候躺着、有时候要仰着……有时候手、脚、嘴都得同时用上。

岁月在父亲脸上刻下深深沟壑,他的腰背渐渐佝偻,可与石头的对话从未停歇。后来,父亲渐渐爱上了酒,靠酒支撑着他披星戴月的劳作。他说,天黑,进屋一杯酒,晚上睡得舒舒服服;早晨,出门一杯酒,感觉浑身是劲。在石厂的日子里,父亲拿酒精的硬度和石头的硬度比拼。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父亲醉在山林里,也醉倒在那些坚硬和冰冷的石头上。父亲病重时告诉我,他的“家”就在后山的山林里,那里有他的父亲和母亲。

2024年10月11日早上28分,父亲放下了他那些朝夕相处的钢钎、铁锤、铁楔,走进林地,与石头融为一体……往后,父亲与石头的对话就更加密切。

我想,父亲是在另一个世界与山、与石头对话吧!只要有山,有石头,父亲应该不会孤独。行走于异乡的我,也会时常想起那山、那石头。



迎春歌,还没唱燕子,还没捏起剪刀木窗上,梅花就香了祈福歌,还没唱春风,撑起的彩虹吻着老屋,抱着烟肉炊烟雪,还在路上赶来刚来得及发声春信,歌词,都瞟了村庄,也跟着瞟了

## 红耙

家谱香炉钵,祖先传说这些年味,来自祖传大门上,还有把门那两位红耙,八仙桌上摆着妈妈接的一个巨大的星球摆放大小堂屋

## 唱春

春信,欢喜鹊叫来的像春天,回到春天

堂屋门,轰然洞开农家新年时间或许是从红耙上甑子冒气那一刻算起

## 贴春联

天上的,地上的孩童脸上的,鞭炮声里的满季节的,那些红暖暖地,贴上去贴上拜年的春风串门的春光,也贴上粘满春联的门户,咧着嘴红红火火绿色,或者黄色贴给了故人春雨,贴在眼眶背面像贴止痛药膏,贴送天空再贴上星星,眼睛,手语

## 除夕

旧年的最后一页被时光的风吹落岁月的车轮在除夕稍作停歇

黄昏,为天空披上暮色的纱衣灶火,在厨房燃起温暖的诗意年夜饭的香气,弥漫在屋里那是家的味道,爱的气息

一家人围坐,灯光温柔洒落欢声笑语,把幸福包裹长辈的故事,在酒杯里荡漾孩子的笑声,在空气中穿梭电视里的春晚,播放着热闹窗外的烟花,迫不及待地闪耀一朵一朵,在夜空绽放似是新年的信笺,写满希望的预告

零点的钟声敲响,如时光的号角旧年与新年,在此刻交接幸福快乐在此间祝福和梦想,随着烟火扶摇除夕,是记忆的书签把温暖和美好,夹进岁月的书卷当黎明的曙光,悄悄爬上窗沿新的旅程,已在脚下铺展

## 旺火

在岁末的冷冽中木材与煤炭筑起希望的塔静静伫立在火炕上等待着被点燃

一束火苗,勇敢地跳跃而上刹那间,黑暗被光芒冲撞火焰如灵动的舞者,肆意摇晃通红的光,晕染了夜的面庞那是来自土地的能源火星似繁星,纷纷扬扬带着炽热,飞向夜的远方

人们围绕着,眼中映着明亮寒冷被驱赶,心被温暖照亮旺火熊熊,是新年的新望把过去的阴霾,统统烧光在风中呼啸,诉说着坚强在除夕的夜,成为梦的温床岁月的厚重,在火光中轻扬新的故事,在炽热里开场

## 守岁

夜色如水,漫过旧年的门槛时钟滴答,敲打着时光的边缘在除夕的夜里,静静守望似在等待一场神秘的盛宴

旧年的故事,在脑海中放映欢笑与泪水,都化作温馨那些错过的,拥有的都在这一夜,变得清晰可寻月光洒在窗前,像一层薄纱零点的钟声,是新年的号角旧年缓缓落幕,新年渐渐光亮在这交替的时刻,默默祈祷愿生活如诗,岁月静好

炉火温暖着屋子,也温暖心房家人的轻声细语,在耳边回荡分享着往昔,畅想未来在这守岁的夜里,爱满溢流淌零点的钟声,是新年的号角旧年缓缓落幕,新年渐渐光亮在这交替的时刻,默默祈祷愿生活如诗,岁月静好

守岁,守的是一份眷恋守的是对未来的无尽期盼当黎明的曙光,悄悄浮现新的旅程,在希望中扬帆

## 拜年

晨曦在爆竹声中苏醒阳光轻轻推开新年的门怀揣着满心的祝福踏上拜年的温馨旅程

街巷弥漫着喜庆的红灯春联在风中把吉祥吟诵每一步都踏在欢乐里每一声问候都饱含深情走进亲友的家门笑容瞬间绽放如春一声声“新年好”暖人心扉恰似春风拂过湖面的波纹

长辈们坐在那里岁月在脸上刻下故事的痕我们鞠躬行礼,送上祝福祝愿他们的日子满是温馨孩子们欢笑着跑来跑去手中的糖果像快乐的精灵笑声是最动听的音符奏响新年里最纯真的旋律

邻里间热情地寒暄一年的情谊在此刻升温过去的忙碌与疲惫都消散只留下这浓浓的新春气氛拜年,是一场爱的传递是亲情友情编织的锦缎在这声声问候中新的一年,满是温暖与期盼

# 春风与我 不期而遇

◆童安宏

## 1. 春之声

我不需要开口花坛里鲜花把甜言的花蕊吹拂到我的耳鼓徜徉着春色我十分幸福春之声的旋律让我处处陷入包围一切都消失得无影这个人突然变得那么纯净我蹲在小溪上倒影我溪水的影子也非常幸福不再羡慕天使

路旁的柳枝飘飘荡荡姿势几乎和我儿时一模一样我们宛如兄妹我明白,经过此番滋润山花烂漫是准时到来而柳树,我的妹妹一定是枝条嫩绿,代表我迎接春天的检阅

## 3. 抬头尽是春花放

从进入校园那一刻起我早已习惯抬头望你?习惯与你交流

## 2. 春风与我 不期相遇

春风铺面而来瞬间无法躲闪的我任由春风忙碌洗礼

阳光抚摸你?照耀着梨花绽放抬头一缕芳香 钻透心房春天的笑脸挂满了枝头芬芳映衬绿茵

像晚霞一样?映红了乡村

天边?春风携着绯红在三月天盛开

## 4. 我所热爱的春天

春意恰似件橄榄色的外套绿绿地笼罩着季节永远都不改变的色彩因为春光的暖和呈现出生机勃勃

哗哗的春水像一首远古的歌谣习惯潺潺不息布谷鸟我梦中的使者在村口里放开歌喉歌声悦耳动听

此地的我多想高歌一曲把期盼已久的愿望播散于我所热爱的春天趁着春的冻土还在熟睡如梦趁着初春的阳光还不是那么娇艳明媚但是 一个时节的萌动不可阻挡犹如我灵动很久的思绪